

世界文学译丛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

周殿富◎主编 [法]罗曼·罗兰◎著 曹润宇◎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小说描写了一位德国音乐天才成长的过程和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刻画了一位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性格，满怀生命热情却遭到敌对世界攻击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整整一代具有人文理想、追求光明与自由的知识分子艰难的成长历程。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的善良进步的普通人民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世界文学译丛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

周殿富主编 [法]罗曼·罗兰著 曹润宇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 / (法) 罗曼·罗兰 (Rolland, R.) 著;
曹润宇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0762-6

I. 约… II. ①罗…②曹…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15号

书	名：约翰·克利斯朵夫
著	者：[法] 罗曼·罗兰
译	者：曹润宇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60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762-6
定	价：8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卷 一	1
第一部	3
第二部	18
第三部	44
卷 二	69
第一部	71
第二部	92
第三部	107
卷 三	137
第一部	139
第二部	165
第三部	195
卷 四	231
第一部	233
第二部	278
第三部	324
卷 五	357
第一部	362

第二部	411
卷 六	473
卷 七	527
第一部	529
第二部	564
卷 八	625
卷 九	727
第一部	729
第二部	777
卷 十	839
第一部	842
第二部	865
第三部	905
第四部	924

卷 一

黎 明

在天未大亮的黎明时分，
当你的灵魂在沉睡之际……
——但丁《神曲·炼狱》第九

第一部

蒙蒙晓雾初开，
皓皓旭日方升……

——《神曲·炼狱》第十七

屋子后的江河海港，波涛向上涌动。自黎明开始，雨点就打着窗棂。雨水在弥漫的雾气中顺着玻璃窗的裂痕汨汨往下流。天色昏黄，夜幕正在降临。潮湿的屋内，生气全无。

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烦躁地扭动。虽然老人进来时已把木屐脱在门外，但他走在地上仍然发出咯咯的响声，孩子哼哼唧唧地哭起来，母亲的身子从床上探了出来抚慰他。祖父摸索着点起了灯，免得婴儿害怕这黑夜。火光照出了老约翰·米歇尔红彤彤的脸、粗硬的花白胡子、粗暴易怒的表情以及他炯炯有神的双眼。他拖着一双蓝色软底鞋，十分宽大，走向摇篮，外套发散着潮气。鲁意莎做着手势，示意他不要走近。她梳着一头看似发白的金发，像绵羊般柔和的脸庞有些消瘦，分布着几颗雀斑；她的嘴唇厚且没有血色，不大容易合拢，笑起来有些胆怯；她那对湛蓝的眼睛看起来有些迷茫，瞳人只是极小的一个点儿，但是却饱含温柔。此刻，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孩子。

孩子醒了，啼哭不止，他那迷惘惊慌的眼睛游移乱转。多么可怕啊！无尽的黑暗、融融的灯光、混沌初开之际脑中的幻象，还有包围着他的那个令人窒息而嘈杂浮动的黑夜；他的上方，这几张巨大的脸如幻似影，像几束从无底的黑洞中透出的晃动不定的天光一样凝视着他，露出难过的神色。他们的目光穿透了他小小的身躯，直透入他的内心深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无力喊叫，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大了嘴，只能直着喉头，大口喘气。他那颗有些浮肿而硕大的脑袋皱巴巴的，看上去是一副可笑又可怪的怪相；他的脸和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透着暗红，上面还有些黄黄的斑点儿……

“天哪！他可真丑啊！”老人说道。

他走过去把油灯放在桌子上。

鲁意莎撇起了嘴，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姑娘，约翰·米歇尔用眼角觑着她，笑着说：“你总不能让我说它好看吧？说了你也不会信。得啦，这也不能怪你，小孩子生下来都是这样的。”

刚才，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把孩子吓得愣住了，他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已经习惯了，开始哭闹起来。也许他从母亲温柔的目光里察觉到了一种抚慰，使他有了勇气诉苦了吧。她伸开双臂，向老人说道：

“把他递给我抱吧。”

老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发表议论：“小孩子哭闹，大人就不该迁就，就让他哭去。”

然而，他还是走过去抱起婴儿，嘴里却不停地嘟嘟囔囔咕道：“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孩子。”

鲁意莎伸出发烫的双手，接过孩子，搂在自己的怀里。她带着愉快而惭愧的神情笑吟吟地注视着婴儿。

“啊！我可怜的小宝贝啊，”她面带羞涩地说道，“你可真丑，真丑，可我还是那么爱你哟！”

约翰·米歇尔又转过身回到壁炉旁，他开始拨弄起火来，嘴里嘀嘀咕咕的，可是气呼呼的脸上却透出了一丝微笑，其实他并没有真的生气。

“好媳妇呀，好啦，别伤心了，”他说道，“他还要变呢。再说，漂亮的脸蛋儿有什么用？我们只要希望他一件事就行啦，那就是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婴儿接触到暖烘烘的母体后逐渐安静下来。他急匆匆地吸吮母亲香甜的奶汁时，啜啜有声。约翰·米歇尔微微往后仰着坐在椅子上，又不无夸张地强调道：

“做一个诚实的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哩！”

他停了一会儿，琢磨着如何再把这个想法引申开重说一番，但他终究再也找不出什么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很生气地问道：“你丈夫又去哪儿了？”

“我想他可能去剧院了吧，”鲁意莎轻声细语地说道，“在排练吧。”

“剧院早就关门了，我刚刚才经过那里，他准又是撒谎了。”

“不会吧，别老是埋怨他，好吗？也许是我听错了，他大概是在上课吧。”

“那也该回来了。”老人不高兴地说道。

他迟疑了一会儿，接着又有些羞于启齿似的，更加压低声音问道：

“该不是他又……”

“不会这样的，爸爸，他不会的，爸爸。”鲁意莎连忙补充道。

老人看着她，她慌忙地避开他的目光。

“你骗我，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她悄悄地哭了起来。

“老天爷啊！”老人一边叫嚷着一边朝壁炉踢了一脚。拨火棍咔嚓一声掉了下来，让母子俩都吃了一惊。

“爸爸，我求您了，别这样，孩子会被吓哭的。”鲁意莎哀求道。

婴儿愣了一下，不知该哭闹一番还是应该继续吃奶，显然他不能两者兼顾，于是选择了继续吃奶。

约翰·米歇尔发起了脾气，又咕咕哝哝地抱怨道：

“老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啦，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酒鬼儿

子？我节衣缩食，可真是受够了！……可是你，你，你难道就不能管管他吗？该死的！话说回来，这是你的本分呀。如果你有本事把他留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更厉害地哭了起来。

“请别再责备我了，我已经够伤心的了！我尽力而为了。您一定想不到我被他撇在家里，一个人孤零零的，是多么的害怕！我好像总是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然后门打开了，我心里想：‘老天爷啊！不知他又是什么模样了呢？’……我总是这么猜想，让人愁死了。”

她呜咽起来，身子不停地抽搐着。老人的心软了下来。他来到她身边，把抖散开的被单重新盖在她抽搐不已的肩膀上，用他那双又粗又大的手摩挲着她的头说道：

“得啦，得啦，别怕啦！不是有我在这儿吗！”

为了孩子，她安静下来，勉强地笑了笑，说道：

“我真不该对您说这些。”

老人看着她，摇了摇头说道：

“可怜的媳妇呀！我没能帮上你什么忙。”

“只怪我自己不好，”她说道，“他原本就不该和我结婚，他一定是后悔了。”

“他能后悔什么？”

“您心里清楚，当初您不是也因为我嫁给他而很生气吗？”

“别再说那件事了。不过那也是事实，当时我的确有点不满意哩。我这么说也不怕你生气，像他那样优秀的小伙子，受到家庭的精心培育，成了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他本应该攀上一门更体面的亲事；而不该是娶了一个像你这样一无所有，出身寒微，又没有任何才能的姑娘做妻子的。克拉夫特家的人一百多年来还从未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女人做妻子。但是，你也清楚，自从我了解你之后，我就不再恨你了，而是同样疼爱你的。再说，事情已经决定了，就绝没有反悔的道理，只须老老实实地尽到本分便是了。”

他转过身子坐了下来，停了一会儿，又带着他往常说名言警句时的庄严口吻补充道：

“人生第一要事是尽职尽责。”

他往炉火上吐了一口痰，等着对方提出异议，看见母子俩都没什么表示，本想再继续发表几句的，可最终还是闭口不言了。

他俩谁也不再说话了。约翰·米歇尔在壁炉旁边坐着，鲁意莎在床上坐着，都在那里黯然神伤。老人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想到儿子的这门婚事，心里仍感到几丝沮丧。鲁意莎也想着这件事，但她只能埋怨自己不争气，因为她想不到有什么可埋怨的。

她从前本是一个女佣，在约翰·米歇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特娶她时，大家都觉得奇怪、别扭，而她本人更是无法想明白这个事实。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老人在莱茵河岸边的一个小城里定居，虽然这个家族并不富有，但却享

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父子相传的音乐家,在从科隆到曼海姆这一带的音乐圈子里,颇负盛名。曼希沃曾在宫廷剧院任小提琴手,而约翰·米歇尔从前曾担任过大公爵的乐队指挥。曼希沃的这门婚姻使老人深受打击,他原本早已为儿子构想了各种各样的前途;本希望培养儿子替他完成未能实现的心愿——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人,这晴天霹雳却彻底毁了他的宏图伟志。最初,他大发雷霆,冲着曼希沃和鲁意莎咒骂不已。但他毕竟是一个正派的人,所以当他对儿媳的脾气情操深入了解后,他宽恕了她。甚至给予她慈父般的温情,尽管这种感情常常是用野蛮无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曼希沃去攀这样一门亲事的,而就他本人而言,更是莫名其妙。可以明确地讲,他不是看中了鲁意莎的外表。她个头矮小,面无血色,身体娇弱,身上找不出什么迷人的地方,站在曼希沃和约翰·米歇尔面前,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子俩都长得又高又大,肩宽臂圆,脸色红润,魁梧有力,食量极大,喜欢大笑大嚷,俨然两个大巨人,她似乎被他俩挤扁了。别人觉得她看起来不顺眼,她自己也尽量躲起来不抛头露面。如果曼希沃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别人还会认为他仅仅看上了鲁意莎的质朴善良而不在乎其他条件的,可恰恰相反,他是个再虚荣不过的男人了。像他这样的小伙子,知道自己容貌相当俊俏,狂妄自大,也的确有些天分,本来可以娶一位富家小姐。谁清楚呢,甚至可能会像他所夸口的那样,说不定在他教的那些出身于殷实人家的女学生之中,可以选择一位追求的对象。但他突然间选中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她囊空如洗,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谈不上有花容月貌,也没有主动去追求过他……这简直就像是赌气而娶了她。

世界上有一些人净干一些出人意料,并且也出自己所料的事情,曼希沃就是这类人。他们不见得没有先见之明,俗语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顶得上两个。他们自称绝对不会受骗上当,会稳稳地把着舵,驾驶着他们的小船驶向预定的目标。然而他们什么都算计了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自知之明。他们的头脑中常会变得一片空白,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丢下舵不管;而小船一旦漂浮不定,就难免会与它的主人开玩笑,不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了。于是无人驾驶的小船会向礁石径直撞去,于是老奸巨猾的曼希沃娶了厨娘为妻。他决定与她共度一生的那一刻,他既没有喝醉,也没有迷糊,也没有经受过感情的斗争冲突,远非如此。也许我们除了心灵、思想和感官之外,冥冥之中还存在着另一些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在另外的感官睡熟的间隙中乘虚而入,统治了一切。那一晚,曼希沃把鲁意莎带到陡峭的河岸,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边,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和她私订终身了。也许就在那一瞬间,在姑娘羞答答地望着他时,在她那苍白的瞳人里他与那种神秘的力量不期而遇了吧。

可刚结婚,他就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不已。他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从不掩饰自己在想些什么,而鲁意莎也总是卑顺地请求他谅解。他天性并不恶劣,

也就不继续说下去。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又会在朋友面前或在他那些有钱的女学生之中抱怨起来。现在,这些女学生也开始轻视他了,当他改正她们弹琴的指法,触碰到她们的手指时,她们也不再发抖了。于是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鲁意莎一直在担惊受怕地等候着,一眼就看出他又在为那件事生闷气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待在酒店里,夜不归宿,在那儿给自己找乐子,聊以解怀。遇上这样的夜晚,他回家时就放声大笑,一直笑得鲁意莎心里发毛,这要比平时听到的他那些含沙射影及恶意中伤的话更加让人难过。她丈夫每发作一次,他那所剩无多的良知就会失去一点儿,而家里的钱也会随之少了一点儿,她总感觉自己也多少要负些责任。曼希沃堕落了。正当他处于该奋发向上,发掘他那天生资质的大好阶段,他却从高处滚落下来,把他的位置拱手让人了。

不过,把他与留着一头金色长发的女佣结合的那股神秘力量可能在任意妄为吧?反正它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命运的安排下已呱呱坠地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老约翰·米歇尔在火炉前陷入了沉思默想,心中满是眼前的苦闷和昔日的酸楚,鲁意莎把他从梦境中拉了回来。

“爸爸,时间不早了,”少妇温柔地说道,“您回家去吧,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

“我要等曼希沃回来。”老人答道。

“不要等啦,求您了,您还是离开吧!”

“为什么?”

老人抬起头,用炯炯的目光看着她。

她没有回答。他又问道:

“你在担心,是吗?不愿意让我看见他?”

“嗯,也许这样结果就更糟糕了,您一定会生气的。我不愿意事情变成这样,求求您了。”

老人叹了一口气,站起来说道:

“好吧,那我走啦。”

他来到她身边,用他那又粗又硬的胡子贴了贴她的前额,并问她还需要什么。然后他捻了捻灯芯,在黑暗的屋子里撞倒了几把椅子,这才走出门去。但他还没来到楼梯口,心中就想到了儿子醉醺醺回家的情形。他每下一级楼梯,都要停顿一下,想着儿子一个人回家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危险……

小婴儿躺在母亲身边,又扭来扭去了。他的内心深处,一种莫名的痛苦正在升起。他竭力抗争着,小身体来回扭动着,握紧了双拳,皱起了眉头。然而痛苦却对自己的能力信心十足,悄悄地逼近着。他不知道痛苦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逼近到什么地步。他只是感到这痛苦无边无际,永无止境。于是他难受得大声哭闹起来。母亲用温暖酥软的手抚摸着,他的痛苦稍稍减轻了,可

还是哭闹不止。因为他自始至终感觉到痛苦永远缠着他,已经根植在他的身体里了。大人痛苦时,可以发现它因何而起缓解它;可以在思想上把它控制在身体的一个部位,可以治疗,必要时可以把这部分除去;他能确定它的范围,把它与自己分离。婴儿就没有这种根治痛苦的自欺欺人的方法了,而他与痛苦的初次遭遇更加惨烈,更加真切。他觉得痛苦无边无际,就如他的生命一样;他觉得痛苦根植在他的胸中,盘踞在他的心里,控制着他的肉体。事情就是如此,只有把他侵蚀耗尽之后,痛苦才会离他而去。

母亲紧紧地搂着他,轻声细语地说道:

“好啦,好啦,别再哭啦!我的小耶稣,我的宝贝……”

他仍然抽抽噎噎地啼哭着,好像这个尚无知觉、还没成长的小家伙已经预知到生命中将满是苦难,命中注定,无以自慰……

夜空中响起了圣马丁的钟声,庄重肃穆,节奏迟缓。在雾雨濛濛的空气中,钟声荡漾开来,如同潜行于苔藓之上。婴儿一声呜咽之后突然安静了。动听的乐曲恰似一股乳泉从他心灵里缓缓流过。黑夜放出光明,空气温暖而湿润。痛苦烟消云散,他乐不可支,于是轻轻地叹了口气,渐渐进入了梦乡。

三口大钟庄严肃穆,继续在那里鸣响,预告明天是个节日。鲁意莎陷入了沉思,她一边听着钟声一边回忆着昔日的种种苦难,想象着这个熟睡在她身旁的可爱的小婴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她躺在床上已经几个小时了,心力交瘁。她的手心和身体都在发烫,鸭绒被压着她,有些沉重。她感到黑暗在压迫着她,自己就要窒息了,但她不敢动一下。她瞧着婴儿,即使在黑暗中,她也能清楚地看见他那张皱皱巴巴的脸……她小睡了一会儿,乱哄哄的影像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闪过。她隐约听见曼希沃在开门,心脏狂跳不已。寂静中,江涛不时地发出更大的怒吼,有如一头咆哮的野兽。窗上不时地传来点点雨声,大钟余音缕缕,越发舒缓,最后静了下来。鲁意莎在婴儿身旁睡熟了。

这时,老约翰·米歇尔站在屋檐下等待着,天下着雨,他的络腮胡子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他在等着他的那个不肖之子回来,因为他无法停止去想着这个醉鬼儿子闹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虽然他不相信真的会发生什么惨剧,然而如果今天夜里他没能亲眼看见儿子回家就离开,他会整夜失眠的。钟声使他更加悲痛感伤,因为这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希望已成泡影。在街头,此时此刻,他形影相吊,忍不住羞愧万分,老泪纵横。

时光慢慢流逝。昼夜更替,好似那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的潮涨潮落。岁月轮转,循环往复,一日又一日,日月循环恍如一天。

无穷无尽、无声无息消逝的岁月,是由黑暗和光明转换的均衡节奏和在摇篮中沉浸在梦乡里的懵懂婴儿的生命节奏展现出来的。生命的急切需要,无论是苦痛还是快乐,是这样的规律有序。所以尽管它们来自昼夜交替之中,表面上却像在牵引着昼夜前行一样。

生命的钟摆在沉重迟缓地运行着,而生命就在这缓慢的移动中整个儿逝

去了。留下的只是梦幻，一段段不成形而嘈杂的梦幻：随风舞动的原子似的尘埃、一阵阵让人眩晕的旋风，令人欢喜、令人畏惧……嘈杂的声响、骚动的暗影、张牙舞爪的形状，痛苦、恐怖、开怀大笑、梦幻……全都仅是梦……而在这所有凌乱繁杂的梦幻之中，也有如沐春风的亲切的眼神，有自母体，自乳汁充盈的乳房里流淌出又走遍他的肉体的欢乐的热流，有自己的、下意识积聚着的渐渐强大的力量，还有在婴儿的恰如小牢房般的微小躯体里翻江倒海、轰鸣作响的海洋。哪个人能洞穿他的身心，便会找到一个埋葬在黑暗中的大千世界、正在凝聚的星云、正在渐渐形成之中的茫茫天宇。他的生命是无边际的，它涵盖着一切……

岁月流逝，生命的长河上开始崛起记忆的小岛。最初是若有若无的星星小岛，这仅仅是一些刚刚探出水面的礁岩。在它们四周，平静的大片的水面在晨光熹微之中不断扩展开去。随后，又露出了许多新的小岛屿，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金光灿烂。

自灵魂深处浮现的一些形态，异乎寻常的清晰。无边无际的岁月，随着它那虽单调但有力的钟摆，循环往复，永远没有变化，在岁月之中，又描绘出首尾相连的日日夜夜；它们的面容有的愉悦，有的悲伤。可是，时光的链环不时地中断，而各种各样的记忆却能超越年岁而相接成片……

江声……钟声……无论他的回忆多么遥远，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他位于生命的什么时刻，都能听见它们深沉而又亲切的歌唱……

夜晚，半睡半醒之时，一束苍白的月光将窗户照亮，江水浩荡。四周一片寂静，越发显得波涛雄壮，凌驾于万物之上。它时而抚慰着它们的睡眠，仿佛自身也在波涛的絮叨声中昏昏欲睡；时而它兴奋了，咆哮了，好似一头狂怒的野兽，想要吞噬一切。吼声稍稍平息，眼前便是柔情万种的柔声细语，银铃一样地震颤；响亮的钟鸣，孩子般童真的欢声笑语，一首美妙的歌曲，一曲浅唱低吟的音乐。这伟大的声音属于母亲，它是永远不会停息的！这声音催眠着婴儿，就如在他诞生以前，从洪荒年代开始，已经为世代的人催眠，从出生到死亡。它点缀了孩子的思想，浸润了他的梦幻，它用和谐的粼粼涟漪如大氅一般地包裹着他，一直到他长眠于莱茵河畔静静的小坟墓里……

钟声响了……黎明降临了！与钟声遥相应和，舒缓而感伤，亲切而安详。无数个梦在这悠扬的钟声中升起，有对昔日的追忆、欲念和期望，还有对故人的怀念。孩子虽不知道这些人，但却是他们的化身，因为他们在他的生命里投胎转世，他也就是他们的再生。在这首乐曲中，几百年的梦在震荡。多少忧愁，多少欢愉！此时此刻，处于内室的深处，孩子在听见这乐声的同时，仿佛也看得见悦耳动人的声音，声波在新鲜的空气中缓缓而来，看见鸟儿在自由翱翔，看见和煦的微风轻轻吹过。一角蓝天对着窗户笑意盎然，一道阳光穿过帷幔，倾泻在他的床上。这是每天清晨，孩子从梦中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温馨的小天地。这是他躺在床上所能看见的一切，他努力想熟识辨别并叫出这一切的

名字,以成为其主宰……他的王国明亮起来了。这是用餐的饭桌、用来捉迷藏的壁橱、他在上面滚爬的菱形的地砖;那是墙纸,墙纸上的奇怪鬼脸向他讲叙着滑稽好笑或是恐怖惊人的故事;那是钟表,滴滴答答的絮叨声,只有他才能懂得它在诉说着什么。这间卧室的东西真可多啊!他并不用完全都得识别。

每天,在这个属于他的天地里,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一样是不相干的东西,它们的价值等同;无论是一个人抑或是一只苍蝇,一切都在平等地活着:猫、火炉、餐桌,还有那在阳光里飞舞的尘埃。房间仿佛是一个国度,一日便是一生。在这大千世界之中,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世界是多么大啊!置身其中非得迷失不可。再加上那一张张的面孔,一个个的姿势、动作、声音,这些围绕着他不停地旋转!……他觉得疲惫了,闭上眼睛睡熟了。他突然陷入甜美而深沉的睡梦之中,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他所待的任何地方,在母亲的双膝上,或者是在他喜欢躲藏的餐桌下!……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妙,无拘无束……

生命最初的日子在他脑海里熙熙攘攘,宛似云影飞渡掩映之下随风摇曳的一片麦田……

阴影消散了,朝阳升起了。克利斯朵夫在白天的迷宫里又寻觅到了他的小径。

清晨,他的父亲还在睡觉。他平躺在小床上,望着天花板上跳动着的一束束阳光,这是不厌其烦的游戏。刹那间,他开怀地笑,这是孩子来自天堂般的欢笑声,听到的人无不心驰神往。妈妈向他探下身子说道:“你是怎么啦,小疯子?”他笑得更厉害了,也许是因为他有了听众,所以他很努力地笑着。妈妈故意沉下了脸,把一个手指按在他的嘴上,免得他把爸爸吵醒,可妈妈困倦的双眼也不由自主地笑意盎然。他俩说着悄悄话……猛地响起了爸爸气冲冲的呼噜声,把他俩吓了一跳。妈妈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姑娘一样,连忙转过身去,假装睡着了。克利斯朵夫钻进他的小被子里,屏住呼吸,一言不发……死一般的静寂。

一会儿,躲在被窝里的小脸儿又探了出来。房顶上,风向标在飒飒作响;房檐的水管里传出滴答的声响;三更的钟声响了。风从东边吹来,河对岸村子里的大钟应声相和。成群的麻雀蹲在爬满常春藤的墙头上唧唧喳喳,好像一群孩子在嬉戏,在它们之中总有那么三四只叫得最为欢畅。一只鸽子站在烟囱顶上,咕咕地叫着。孩子在这一片喧闹声中心驰神往,他轻声地哼唱着一支曲子,越哼越轻,突然间又放大了嗓门,直到大声欢唱,爸爸怒火中烧。他大声嚷嚷道:“这个小秃驴吵个不停!你等着,我这就拧你的耳朵!”于是他又藏进了被窝,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该哭。他被吓到了,感到很委屈。可大人把他比成驴子,这又让他忍俊不禁,他躲在被窝里学着驴叫。这一次,他可挨打了,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号啕大哭。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呢?他是多么想笑,想动啊!可爸爸不允许他动。大人为什么总是在睡觉呢?他们什么时候才起来